纪念改革开放30年“潮动中原”系列报道之二十七

一群吃文化饭的农民与一种农民文化现象

本报记者 **余英茂** 文/图

2008年10月12日至15日，众多中外魔术家汇聚宝丰县，参加中国·宝丰第四届魔术文化节暨“宝丰杯”全国魔术比赛。

在这次魔术盛会上，令葡萄牙魔术大师大卫·苏萨、法国魔术大师奥马·帕夏等世界级“大魔头”意想不到的是，与他们同台献艺、各亮绝活的魔术师，有很多人竟然是地地道道的宝丰农民。

近年来，宝丰县有5万多位农民吃上了“文化饭”，他们农忙务农，农闲从艺，足迹遍布全国甚至远涉海外，由此形成的“农民文化现象”备受瞩目。

不仅仅是宝丰县，改革开放以来，吹拉弹唱、舞文弄墨，这些需要较高专业水准的文化行当，被中原大地上的一大批“泥腿子”鼓捣得有声有色。

宝丰农民魔术师丁德龙表演魔术《牌技》

“泥腿子”吃上文化饭

宝丰有着深厚的民间艺术底蕴，被中国杂技家协会命名为全国唯一的“中国魔术之乡”。魔术界人士大都知道，中国魔术数宝丰，宝丰魔术数赵庄，而赵庄魔术又数周营村最为兴盛。

金秋时节，记者走进周营村，村里数千平方米大的文化广场，农家庭院中的演出道具，随处可见的“挥动魔术棒，财源滚滚来”、“高举文化旗，共奔富裕路”等标语，使记者意识到，这个远近闻名的“魔术专业村”果然名不虚传。

早在唐宋年间，周营农民就形成了玩魔术的传统，当地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：“周营村，圆周周，不唱大戏玩木偶。变戏法，耍提猴，锣鼓一响解忧愁。”

然而，在封建社会，魔术被认为是雕虫小技，魔术艺人被视为“下九流”，许多周营人常年走江湖打把势卖艺，却常常难以糊口。

国难艺衰，国兴艺昌，民间艺术总是伴随着时代行进的步伐曲折发展。

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，“听起来神出鬼没，演起来偷梁换柱，看起来捧腹大笑，点破了恍然大悟”的魔术成了群众喜闻乐见的好东西，周营农民纷纷重操魔棒，走出家门闯世界，在更加宽广的舞台上赶海弄潮。

在如今的周营村，“上至九十九，下到才会走，要论玩魔术，人人会两手”。村党支部书记王星介绍说，该村的魔术团由当初的几个发展到如今的112个，从业者达880人，占全村人口的一半，每年演出收入达2000万元。一首顺口溜这样描绘周营农民的生活现状：“住楼房，装电话，精致手机腰间挎；走亲串友坐轿车，联系业务现代化；男穿西装女穿裙，生活不比城里差。”

48岁的周营村民刘顺是很早就开始闯江湖的先行者之一。他有兄妹8人，因为人多，一家人曾经连肚皮也填不饱。16岁那年，刘顺来到西安寻找机遇。一天，看到街头有位老人表演魔术，一会儿就赚了十多元钱，刘顺不由得眼前一亮，意识到魔术就是一种生财之道，就上前去拜师学艺。那位名叫王志富的老人是位行走江湖多年的老把式，架不住诚心学艺的刘顺软磨硬泡，老人收下他为徒。

经过勤学苦练，刘顺将魔术练得炉火纯青。18岁那年，刘顺步入了魔术江湖，他告诉记者：“刚开始是‘提包单干、摆摊混饭’，后来我就在老家拉出一班人马，搞大篷演出，越干越大。”

1984年春节期间，刘顺等人到安徽一个县城演出，因为人生地不熟，一时间找不到合适的演出场地。面对困境，刘顺硬着头皮找到当地政府求助。在县政府办公室，几套魔术演下来，工作人员看得目瞪口呆，当即让他们在县政府门前搭台演出。当时的门票是三毛钱一张，几天下来，他们竟赚了上万元。

和“吃皇粮”的国有艺术团体不同，宝丰民间艺术团体要直接面对市场风浪的考验，一路风雨兼程闯市场，家家都有一部写满酸甜苦辣的创业史。

宝丰第四届魔术文化节期间，28岁的魔术师丁德龙表演的《牌技》，从全国54个魔术师的作品中脱颖而出，获得银奖。丁德龙还应邀到央视、凤凰卫视演出过。

得知丁德龙是宝丰县商酒务镇水牛里村的农民，韩国魔术大师辛龙云大惑不解：“丁先生是农民吗？噢，那太了不起了！他的表演达到了魔术界顶尖水平，我看了很震撼！”韩国的青年魔术师多是通过在大学魔术专业学习成才的，辛龙云难以想象，一个农民是如何成为魔术高手的。

外国同行哪里知道，因为没有条件进行专业学习，丁德龙比他们付出了更多的心血。

4岁时，丁德龙就随父亲丁发生到全国各地乡村演出，父亲表演，母亲看场子，哥哥打锣他敲鼓，一家人走到哪儿演到哪儿，风餐露宿，历经坎坷。有时夜场演出晚了，小德龙敲着鼓就睡着了，为此他的头上没少挨哥哥的锣棰。就这样，在半睡半醒之间，丁德龙开始了他的魔术启蒙课。

“几十年前，宝丰的农民演出团体都是家庭作坊式的，夫妻结伴、父子同行，三五个人搭个帐篷就演开了，所有的行头不过几十斤。”66岁的丁发生老人回忆说。

如今，丁发生的后辈们迎来了事业黄金期，“只去大城市表演，档期排得满满的”。他家由大儿媳任团长的家庭股份制摇滚魔术团，拥有的道具三汽车也拉不完，仅灯光音响就价值30多万元。

更让丁发生欣慰的是，小儿子丁德龙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对魔术是如痴如醉。丁德龙从小就对玩扑克牌很感兴趣，听说瑞典的变牌大王皮旦马韦的牌技是国际一流，他就四处打听买来皮旦马韦的表演光碟学习，除了演出，他成天把自己关在屋里苦练牌技。

一天凌晨3点，丁发生发现儿子的房间还亮着灯，看到丁德龙的双手练牌技练得又红又肿，他心疼地流下了热泪，催促儿子马上睡觉，丁德龙只得钻进了被窝。第二天，丁发生在丁德龙的被窝里看到很多扑克牌，原来，虽然上了床，丁德龙仍然在被窝里练功夫。

经过刻苦练习，丁德龙练就了一套独特的牌技：国际变牌大王皮旦马韦单手抓牌，可以连续抓5张，丁德龙可以连续抓10张，而且双手同时抓牌，一次能抓20张。

农民创造了一种文化现象

神奇的魔术，正在改变着宝丰农民的生活。

“别看我是干这一行的，遇到演出我都场场不落地看，咋也看不够……”宝丰县赵庄乡大黄村39岁的任振伟一副老板派头，说起魔术他兴致勃勃。

任振伟的咽喉下有块明显的疤痕，那是他多年苦练“钢枪刺喉”节目留下的纪念。靠表演魔术，短短十来年间，任振伟就成了远近闻名的“任老板”，仅交通工具就有别克轿车、宇通卧铺车、依维柯客车等6辆，价值40多万元。

魔术为宝丰农民带来了滚滚财源，变成了颇具规模的文化产业。每年春节，宝丰的艺人们纷纷将收入寄回家，仅赵庄乡的金融机构每天都能收到近百万元汇款，这些机构被当地人称为“魔术银行”。

一业兴带动百业旺。魔术演艺业的蓬勃发展，带动了当地道具、音响、运输等相关产业的发展，演出服务产业每年创产值700多万元。前往赵庄乡的路上，经营魔术道具、大篷的店铺不时映入记者眼帘，该乡已形成全国唯一成规模的民间艺术演出服务市场，占地50多亩的“赵庄魔术大观园”内，演艺大厅、魔术农家乐一家挨着一家，200多米长的“魔术商贸一条街”，吸引着全国客商纷至沓来。

宝丰农民不但在演出市场中闯出了路子，赚到了票子，还换了脑子。

有了“第一桶金”后，刘顺看到为魔术表演团提供道具是个商机，便创办了宝丰县最早的魔术道具生产企业。如今，刘顺的道具厂制作的道具和服装有200余种，装备几个魔术表演团不在话下，年收入10多万元。

耳闻目睹了宝丰魔术产业的状况，法国魔术大师奥马·帕夏十分惊讶：“宝丰的农民魔术师队伍规模之大，表演水平之高，经济收入之丰，在世界各国是罕见的，不是亲眼所见，让人难以置信。”

目前，全国有2000多家民间演出团体，10余万名民间艺人，其中宝丰县就有1400多家演出团体，从业人员达5.5万人，年收入4亿多元，演出收入占当地农民年收入的70%以上，表演团体和从业人员数量均占全国半壁江山。全县很多乡镇都形成了“村村有团体，户户有演员”的从业格局，魔术成了当地的一张名片。

“除了台湾，全国各地都留下了宝丰农民艺人的足迹”，宝丰县委书记严寄音自豪地说：“这么大的市场，是宝丰农民用脚板一块块踩出来的！”

宝丰魔术的兴起，被文化部称为“宝丰现象”。文化部市场司副司长张新建认为，在市场大潮冲击下，许多演出团体都抱怨市场萎缩，宝丰的艺人们却闯出了一个大市场。宝丰魔术的发展是个创举，为解决“三农”问题提供了一条有效途径。

特色文化产业村遍中原

宝丰农民的成功并非个案。

在民权县北关镇王公庄村，记者见到了另一番文化产业胜景。

这里的村民是农民，又是画家；王公庄是村庄，又是画院。村里家家有画室，处处闻墨香，“某某绘画工作室”的招牌随处可见，当地农民的绘画作品畅销上海、北京、广州等大都市，还远销到韩国、日本等海外市场。

过去，王公庄人将老虎视为镇宅驱邪的灵物，擅长画老虎，可是谁也没有把它当饭吃。改革开放以来，村民们进城卖画，竟然卖出了大价钱。一张画能卖多少钱呢？当地人有个形象的比喻：一张画，一亩粮。

惊喜之余，很多人才意识到，平时瞧不上眼的绘画手艺，是个能挣钱的“香饽饽”，于是村民们纷纷从事绘画。

在市场经济的洗礼下，王公庄人品牌意识、产业意识日渐增强，绘画之路越走越宽广。村支书王培运告诉记者，他们成立了农民书画院和虎文化传播公司，注册了“王公庄”、“民权虎”等品牌商标，村里的画家已由创作“虎画”等单一品种，向油画、烙画、麦草画等领域拓展，同时开发出绘画工艺品、蛋壳彩画、工艺雕刻等相关产业。王公庄人还把“毛坯画”进行装裱，把成品画装入豪华礼品盒内，做成高、中、低档系列产品，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，“我们还经常邀请国内著名画家到村里指导，提高农民画师的绘画水平和画作品位”。

“荷锄弄丹青，泼墨画虎雄”，王公庄农民绘画画出了一片新天地——1300多人的村庄，有800人从事绘画，仅此一项年收入就达1500多万元。一批农民画作经纪人往来于产销两地，父子画家、夫妻画家、兄弟画家层出不穷，曾经名不见经传的王公庄村变成了享誉国内外的“中国画虎第一村”。

和王公庄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是，许昌县灵井镇兴源铺村有一位名噪全国的农民导演赵兰卿。2005年，他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自拍电影《鬼子进村》。接着，赵兰卿又携手央视编导拍摄数字电影《超级拉拉队》，献礼奥运并向全国发行。在该村，像赵兰卿这样的文化能人不止一个，村民孙保山还编排了一场乡村版的“春晚”。

近年来，河南各地农民打造出一大批特色文化产业品牌，如濮阳民间杂技、浚县黄河陶艺、新安县下孤灯村的黄河奇石、辉县市沙窑乡郭亮村影视基地、淮阳县临蔡镇许庙村的风车制作等等，都享有盛名，展现出广阔的文化产业发展前景。

去年，包括王公庄村在内的19个乡镇、26个村，被评为全省首批特色文化产业村或乡镇，农村文化产业呈现出多点开花之势。

从“土”到雅的嬗变

农民曾经是一个“土”得掉渣的形象，似乎是与文化不沾边的。

然而，从土里刨食到吃“文化饭”，新时期农民一改过去的形象，在文化产业里“淘金”，用智慧开启了致富之门，不断“井喷”的农民文化现象说明：农民离文化并不远，发展农村文化产业大有可为。

众多农民不但完成了从“土”到雅的嬗变，他们思想上的变化更是值得称道。

现在，宝丰县的魔术艺人都十分注重节目的创新，演出形式由原来的“撂明地”发展到进剧场演出，演出节目由单一的魔术，发展到集魔术、歌舞等为一体的综合性艺术表演，节目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，不断给人们增添欢乐。

赵庄乡大黄村鑫磊艺术团团长张永峰16岁就率团演出，12年赚下了300多万元。31岁的张永峰很“老道”地说：“现在演出要靠新、奇取胜，节目要有品位，不然就没观众。”一番话，使记者感受到这位农民艺人强烈的创新意识和市场竞争意识。

为了在市场上站住脚，张永峰不但要求节目健康向上，演员也要浑身是戏。经过创新后，他们演出时，很多老外也连声喊“OK”，剧场老板敬佩地称张永峰是“农民艺术家”。

2004年6月，赵庄乡周营村农民王巧带人到福建演出，10个月后就寄回5万多元，王巧的爱人张本周不禁编了一段顺口溜抒发心声：改革开放似春雨，万余艺人献绝技。魔术变得俺家富，全靠政府来帮助。弘扬文化促经济，赶海弄潮天涯路。

王公庄被誉为“中国画虎第一村”

ZHENGZHOU DAILY 新闻时评

时政点击

食品安全：是公民期待 也是公民责任

《红楼梦》里有一句话，“假作真时真亦假”，意思是说，当假的东西做得跟真的一样，真的东西也就没有人相信了。10月23日，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始第三次审议《食品安全法》草案。此时处于风口浪尖上的食品安全，再次引起举国关注。(11月3日《东南快报》)

最近，在食品安全领域里“风起云涌”的事件，让人有“一朝被蛇咬”的感觉。从今年9月开始的奶粉事件到随后的奶糖、饼干事件以及之后的柑橘、鸡蛋事件……并且，“潜规则”、“公开秘密”之类的关键词也深深刺痛了民众。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4月20日向社会全文公布《食品安全法》草案，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和建议，以更好地修改、完善这部法律草案。现阶段，民众对食品安全的关注度可谓“空前”，抱怨与不满情绪滋生、宣泄，同时，强烈渴望着、期待着食品安全。

有人说，《食品安全法》草案征求民意正逢时。关注食品安全，关注《食品安全法》草案，是公民期待，也是公民责任。每一位公民都是食品安全的受益者，每一位公民都是有害食品的受害者，同时，每一位公民应该是食品安全的参与者、表达者、献策者。尤其在《食品安全法》草案征求意见和建议阶段，在审议期间，在需要民意民智出谋划策时期。众所周知，加强食品安全的立法是确保食品安全的根本。

与其担惊受怕地生活，不如直面现实；与其在期待中等待，不如责任使然下的进言献策。普通民众不是专家学者，可能意见与建议还不成熟，甚至不能说到点子上，但是，公民的参与、表达是权利，又是责任。也许，你的一个小建议就能发挥出大作用。比如，三鹿奶粉事件之后，就有人对免检制度提出质疑，不久便废除了免检制度，《食品安全法》草案三审稿中明确规定，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对食品不得实施免检，将此前国务院废除免检的措施法制化。

在开门立法上，公民对立法的有序参与上已有较大的突破：在法律草案公布的同时，以多种形式介绍草案的起草背景；通过多种新闻媒体，开辟法律草案讨论和征求意见专栏；起草和审议单位与社会公众之间要形成互动，对于各方面的建议和意见，要逐条研究，并向社会反馈。

不要怜惜你的语话，不要怜惜你的智慧。《食品安全法》草案征求意见还在继续，草案已几易其稿，让我们把关注的焦点放在《食品安全法》草案之上，为其更加完善助力，为其更加科学合理助力，这才是一劳永逸的。为了食品的安全，为了自己的吃喝，为了自己的责任。 **王旭东**

漫画：追星招商

财政拮据的山西省定襄县为了凝聚人气、招商引资，近三年来先后四次邀请明星，大办演唱会、联欢会等，结果项目没引来几个，钱却花去1000多万元。(据《经济参考报》)定襄县尚有大量迫在眉睫的民生问题因为财政困难而搁浅，而当地领导却为“追星”而一掷千万，自得其乐，不怕民怨。这是对执政为民政治理念的一种悖谬，这种官员也不配为人民公仆。 图/王成喜

有多少行业秘密需要意外才能公开

调查表明，在动物饲料中加三聚氰胺，已成公开的“行业秘密”。在饲料中加三聚氰胺，五年前从水产养殖行业开始，后逐渐向畜禽养殖等行业蔓延。更令人吃惊的是，加入动物饲料中的三聚氰胺，基本来自于化工厂废渣。这些情况均已引起国家各部委高度重视，一场针对三聚氰胺的专项整治风暴，正席卷中国饲料行业。(《南方日报》10月30日)

毒奶事件一个月后，三聚氰胺再惹祸。香港食物安全中心发现香港超市中的大连产“佳之选新鲜鸡蛋(特大装)”验出超标88%的三聚氰胺。香港专家随即表示，鸡蛋内发现含有三聚氰胺极有可能是饲料被故意添加三聚氰胺所致。这一推断得到了国内大多数动物营养专家的肯定。如果不是香港“意外”地检测出内地产鸡蛋含三聚氰胺，“意外”地引发了舆论的强烈关注，暴露了动物饲料添加三聚氰胺的“行业秘密”，社会恐怕还要蒙在鼓里。

这样的“意外”令人惊讶，这样的“意外”更令人沉重和愤怒——事关公共食品安全，如此添加“毒素”充当所谓的“蛋白精”，居然成为一个行业内的普遍性行为，商业道德何在?! 市场监管何在?!

回过头来梳理，我们悲哀地发现：动物饲料添加三聚氰胺，这一行业秘密其实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了，不知情的主要是消费者而已。2007年5月，美国“毒宠物事件”的罪魁祸首就是三聚氰胺。美国FDA的调查确证，江苏徐州安营公司出口到美国的小麦和大米蛋白粉含有三聚氰胺，导致了宠物中毒死亡。这，没有引起国内监管部门的重视；一些有识之士如中国海洋大学麦康森教授，在2007年11月中国水产学会学术年会中就曾预言，“国内的水产饲料和其他动物饲料都存在添加三聚氰胺的问题，包括奶粉”，而这，依旧没有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。

久而久之，三聚氰胺化身为“蛋白精”在动物饲料领域大行其道。从化工企业，到生产供应商，再到原料流通商和中间贸易商，最后到饲料生产企业，在三聚氰胺废渣“流通”的这一系列的环节中，让人都遗憾地看到了监管的缺位——某种意义上说，三聚氰胺在饲料行业内的使用是业内公开的秘密，这是市场监管公权力的巨大耻辱。

时至今天，因为毒奶粉和毒鸡蛋的“登台亮相”，“无意”间揭开了动物饲料添加三聚氰胺的“行业秘密”。然而，还有多少行业秘密需要“意外”才能公开？这是一个沉甸甸的问题。无论如何，我们急切地期盼有关部门不要再“头疼医头、脚疼医脚”了——毒奶粉出了整顿乳业市场，毒鸡蛋出了整顿饲料市场，希望这样的整治风暴能永久地“刮”下去，“刮”到任何需要监管的市场领域，内化为日常的监管动力，尽职履职，强化责任，让所有侵犯公共权利的商业劣行和行业秘密无所遁形。这个要求，并不过分。 **陈一舟**

谁是真正的“太上皇”？

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来势凶猛，目前正在国际上继续涌动和肆虐，不少国家深受其害。如何应对和化解这场危机，国际上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。有一种意见认为，危机真正的起因与“祸首”并非“资本追逐最大利润”，而是“监控不严”，是美联储这一类“太上皇”监控失职。

监控不严和失职显然是这场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。但如果认为美联储是美国金融系统真正的“太上皇”，让它背上“祸首”的罪名，似乎有点冤枉。

美联储相当于美国的中央银行，它实际是私人银行家和大企业集团的组织，并不受政府控制。美联储所有的高层人员几乎都是这些集团的首脑或他们的代理精英，美国政府从这些人中“任命”主席。格林斯潘和伯南克以及财政部长保尔森都是这类人物。表面上看来，美联储是银行系统的“太上皇”，但皇上有“皇”。格林斯潘最近承认，美联储“原本有权监控”，“制止不负责任的放款行为”。但由于他错误地相信自由市场可以调节金融体系，无需政府加强监督，没有进行干预，犯了“局部错误”。其实，他是“非不能也，是不为也”。

再说美国的三大评估机构(穆迪、标准普尔和惠誉)，人们一直认为这是美国最有权威、也是最可靠的金融管理组织。但最近揭露的大量材料表明，它们是真正“太上皇”的吹鼓手，一直在唱响“无毒美酒”的狂想曲。它们利欲熏心，为华尔街制造出的大量“有毒”债券贴上了安全的标签。业内精英如有任何质疑，很快就会被炒鱿鱼，他们感慨万分地说，“我们不像是在进行职业的评级分析，而更像是在把自己的灵魂出售给魔鬼来换取金钱”。五年多来，三大评级机构的总收入都翻了一番，可是它们却欺骗和害苦了美国民众和世界很多国家。

至于美国财政部和政府，从上世纪里根总统开始，共和党政府就一直主张绝对的和不受约束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，而且在全世界倾力推销。因此，在理念上和政策主张方面，他们同银行系统的“太上皇”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，在金融创新和衍生产品等问题上，战略目标一致，相辅相成，根本谈不上什么严格监控。

因此，要有效应对和化解目前这场金融危机，美国必须从根子上着手。

首先，美国政府必须行使真正“太上皇”的职能，不能再让“大资本先生”继续贪欲无度，更不能让他们进行欺诈；要对他们进行严格的监控和制约。

第二，美国必须放弃绝对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念和相关政策。在经济全球化时代，市场经济不可否定，金融衍生产品仍然需要发展。但有三个条件不可或缺：一是金融创新和衍生产品不能远离实体经济；二是不能超越核心资本允许的合理范围；三是要受严格监控和真正意义上的评估，要有必要的透明度。

第三，从全球角度看，必须调整和改变现行国际金融体制，特别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，使之适应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。有两点特别重要：一是话语权问题。现在一家或者一两家说了算的现象不应该再继续下去，应该平等对话，共同决策。二是货币问题。美元作为国际主要储备和结算货币，它的运作应该有必要的透明度并受到严格的监控。不能像现在这样，美国有按自己需要的“随意性”，想增印多少就增印多少。这很容易转嫁危机，或引发金融动荡。当然，这两点美国一时恐怕难以接受，也不可能一步到位，但形势逼人啊！政制的大方向不可逆转。 **王嵎生**